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宋　袁樞　撰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

嶲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閤邏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劒南節度使仲通性褊

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閤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閤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巂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閤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

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閤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閤羅鳳斂戰尸築為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為鍾吐蕃命閤羅鳳為賛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閤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

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雋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調兵既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劒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劒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閤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

罹瘴疫及饑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歷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

行令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為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

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及於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饑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巂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

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為王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

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巳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詗伺導達雲南

六月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

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

攻東蠻七千戶清溪關五千戶銅山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遣巽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耻後悔無及矣　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絶冬十二月壬辰韋皐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絶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總管蘇危將兵

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　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輙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皐復遺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皐金以示堅丹

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皐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皐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撫慰之　冬十月甲子常皐遣其節度廵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

佐時衣牂牁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

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

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

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

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

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

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

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

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　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

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兹樂惟二人在耳
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
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皋雲南安撫使　南詔攻吐
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
皋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　冬十一月吐蕃衆五萬
分擊南詔及嶲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

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閤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閤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

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

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

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頴奏南詔入寇元頴以儒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邊戍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頴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嶲戎二州甲辰元頴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　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

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

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渡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别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

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

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

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

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

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

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

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

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蜀

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鄉者蠻寇已逼元頴始捕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招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頴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渡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

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儲糧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

度支皇甫鎛衛尉都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羡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然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

軍士忿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至如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厎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恐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鏄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

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

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軌狥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乎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

年則眞僞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巳亥貶潾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

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

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

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

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

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

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

偕常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

丁未黜西宫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

寶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游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盖

為齊人合讌內廷事將未可上不聽　冬十月壬子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

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沈酣晝夜獶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

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

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

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

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子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譛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

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皐者上疏以為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慎重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

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游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

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兒是夕
上崩於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於
太極東序　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
銀甚衆或今日賜緑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
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
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絶高尚未坐百官
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
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伏

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

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伏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棲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棲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

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絶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蘓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

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圡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来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瀍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

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

敬宗寶歷元年春正月　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

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覘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禄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内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内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

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内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一月辛丑上夜獵還宫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寛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内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

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祚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内難然後羣

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

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獘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宫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

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揔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别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雕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

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

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户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

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掾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濅宜畫一官宜正名令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亾命於北或正刑於外

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瀴殊也又曰令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

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来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

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劬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横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

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争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名他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

所名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頟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

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温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名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

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玄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
人質通五世孫係乂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
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
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
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
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
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

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詗伺往復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

尉失令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

寬濫鄭注之姦邪令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中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　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

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李訓鄭注

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

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

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玨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

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爲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虚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

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

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已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僇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

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将敗矣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巳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将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

棓懐其斧以為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
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盡
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
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
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
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
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
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

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官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勅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

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名之令入受勑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宫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

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来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寃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緑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

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横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

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趙賀再三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

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户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

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

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乗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姧人所汚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緑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髪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

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没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嘆其寃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禄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茍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

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歳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預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勅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

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名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勅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

鄭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

因何人得進官者稍屈縉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廣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名慕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佑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内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他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

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蹔蒙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廵邊使田全操等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横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犇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

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勅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請勅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時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

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詿誤皆赦之他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内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

不能制一軍将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将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将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𠚤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将已

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他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刼延

及士庶横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
恫疑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
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
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
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
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
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

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名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横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

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名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名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泣然曰兹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寃矣鄭覃李

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顔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閒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寛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襃賞以

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犇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勅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

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

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

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宫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已已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

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頴王瀍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玨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玨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頴王至少陽院百官謁

見於思賢殿渥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内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情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

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歛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　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

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户部尚書杜悰犇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揺東宫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寃兩河不臣者由兹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

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使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令不諜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引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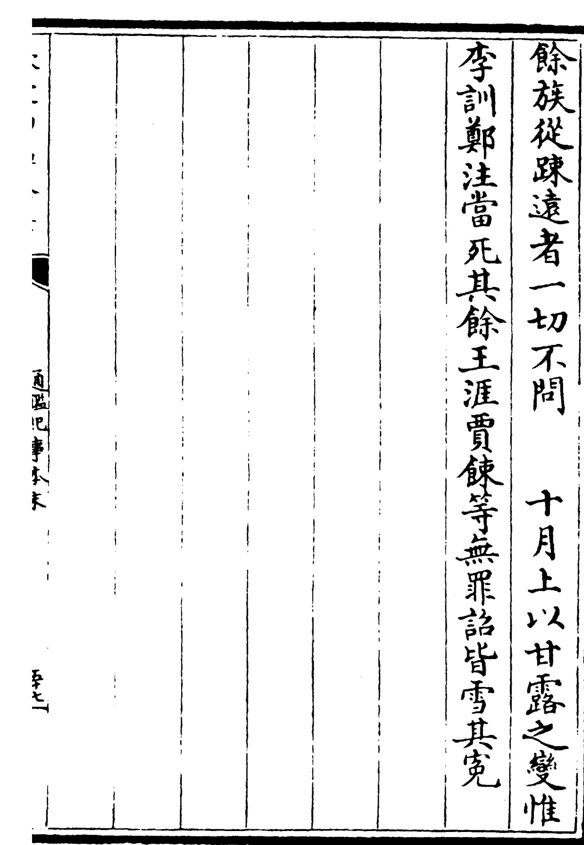
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内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珏為昭州刺史裴夷直為驩州司户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

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内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内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内侍監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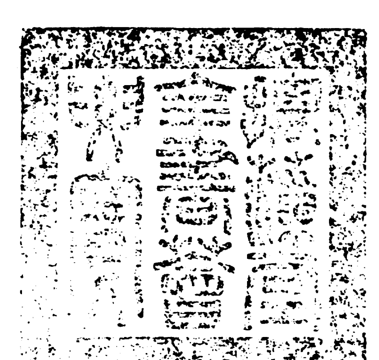
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来治弑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



餘族從疎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其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